

(香港) 李碧华

诱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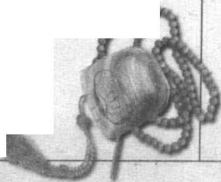
李碧华小说精品系列

© 人民文学



(香港) 李碧华

誘僧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诱僧/李碧华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8 重印

(李碧华小说精品系列)

ISBN 7-02-002847-0

I. 诱… II. 李…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4661 号

责任编辑:曹 晖 彭沁阳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84 千字 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

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01-10000

定价 6.60 元

石彦生万万想不到，
在刚满二十七那年，
竟当上了和尚。
唐，武德九年。六月四日，
玄武门上演震撼之极的血腥惨剧，
他是少数知情者之一。
真相为上层一只巨手掩盖了。
也改写了 he 下半生的故事。
一个月之前，
石彦生还以为黄金岁月正开始……

1

他使的是“夸父追日”。

剑虽为双刃短兵，却是百刃之君。过柔则卷，过刚则折。能拥有一把好剑，等于得到另外一只手。自黄帝采首山之铜以铸剑后，一直以来，它都是兵器中之上品。武官侠客，山野沙场，稀世名剑总是伴随它的主人，忠心不变。

剑从不辜负人。

石彦生的佩剑由他父亲传下来。

在前朝，隋大业十二年，炀帝南游江都。他骄奢淫逸，民心思变，太原留守李渊，派长子李建成指挥左路三军，次子李世民指挥右路三军，沿汾水、渭水进兵。人强马壮，次年十一月，打下长安，建立唐朝，改元武德。

石玮于此役阵亡。

他的宝剑，由儿子石彦生继承。九年来，已成东宫太子李建成极其倚重之一员虎将。

今日，长安城南的郊野，正举行祭天。

仪式盛大而隆重。

李渊安于王座。

他的儿子与部属均列席。建成资质平平，因居长，封为太子；次子世民，才识过人，雄心勃勃，虽不

服气，也只能眼巴巴地尊兄为主，退为秦王；四子元吉，一向机灵暴躁，被封齐王。三子玄霸早死，看不到大唐盛世。

“破阵乐”响起了。

女声为祭天之舞作致语：

“卫王入场，咒愿神圣，神皇万岁，孙子成行。”

一百二十个舞者，披甲执戟，排作“鱼丽阵”、“鹤鹑阵”……

主跳者出场了。

见不着他的脸，只见一个金蓝怒彩的木刻面具，顶部刻有龙形，锐鼻，眼睛突出，下颚吊垂，形象威武而丑陋。

这是“兰陵王”假面舞蹈。

兰陵王原是北齐高祖的孙子，名高长恭，是性格勇敢胆识过人的军士，可他容貌秀美，上阵不足以威吓敌人，故戴上假面以慑众。

流传下来，乃著名的演舞。

舞者穿着杏黄色长袍，紫衣，金带，手中执鞭。舞姿英武而威风，腰、腿尤其有劲。全场为之吸引。

几案上，香烟袅袅上升。

李渊踌躇满志地坐拥天下。

大局已定，三个儿子都在身边，嘉宾满座，都是文武百官，还有来自日本国的遣唐使，身穿和服来观礼。

李渊喝着酒，向世民道：

“数次重大战役，世民功不可没，封为‘天策上将’，亦未足相称。”

又望向建成和元吉二人：

“惟因‘立嫡以长’，朕希望你们兄弟相扶持，安我大唐江山。”

世民不语。建成和元吉互望一眼，亦不语。

三者对立，冲突已非一朝一夕。

世民功大，声势在太子之上，早存夺嫡野心。建成对他非常忌讳，常谋削权，并与后宫后妃建立特殊关系，伺机在父王跟前挑拨，还曾设计调拨其精锐于自己麾下，好剪除股肱羽翼。元吉之所以站在长兄一方，是因为建成许诺立为太弟，即皇权继承者。

建成开腔了：

“二弟，‘天子自有天命’，以后，我定会重用你的。”

世民从容地漠视他对高位的强调：

“大哥长居东宫，恐怕你对战况不甚了解。平定薛举薛仁杲、平定刘武周、平定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平定刘黑闥……，这些，还是由我向你报捷吧！”

这位年方二十九，相貌堂堂，天庭饱满，眼神尤其精锐的秦王，其军事才能一向为朝中文武百官所钦佩，石彦生也不例外。

但基于国法，他绝无机会成为君王，即便他身边有着出色的谋臣，但不可能改变兄长地位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因而忿忿难平。

还想继续他战绩的炫耀，元吉及时道：

“两位王兄，猎鹿开始了。”

太子建成向他身畔侍卫的石彦生颌首。

“霍达，”秦王世民道，“瞧你的了。”

石彦生又听得这名字。

他望向自己的对手。霍达，三十多岁，身躯魁伟，扇面似的宽肩，臂上立了一头鹰。这臂鹰，一身乌黑油亮带紫，倨傲地静定凝视前方，深沉如同它的主人。

第一回见过霍达，在一个黑夜。当日二人各为其主。

秦王应太子之邀约，参加夜宴。不久，忽闻宫中有李世民的召唤：

“马上传霍达来！”

原来他喝酒后，心疼如绞。

霍达及其左右，即护送李世民返回西宫承乾殿。石彦生在东宫守卫，一个照面，只见这员护主大将，矫捷地匆匆来去。

事后，传闻李世民回宫，竟中毒咯血数升。他喝的什么酒？一直成为疑团，却无从追究。父王李渊，只向太子李建成下令：

“秦王不善饮，日后勿再夜聚喝酒了。”

此时，一头野鹿放出，一跃飞奔，窜下山林去。

太子、秦王及齐王，部属中精锐将士亦策马逐鹿。一时间马嘶人叫，非常壮观。

他们都穿明光铠，胄甲在阳光下闪着刺目光芒。看不清你我。

所有人都站在高岗上欣赏，隔着滚滚飞腾的黄土。

隔着那“兰陵王”假面，有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人和马。各人力阻对手，又求先中目标。

假面缓缓移开。

此来为了看人。

那是一位年方二十的美女。她敷粉，极白，一张雪脸。时尚胡妆，只扫了青黛眉，眉间贴了金色花子，如豆大小的点饰。还有的是红唇浓点。

女子饶有兴味地追踪着二男。久闻大名：一个是大王兄的虎将，一个是二王兄的心腹。她灼灼的目光，时而落向这个，时而落向那个。心情兴奋而复杂。二人正面交锋……

她是李渊后宫一群妃嫔所生下近四十名子女中的一个。男的都封王爵，女的言行骄纵，不让前朝。此中以十九公主红萼，性烈如火，最为放任。

只见她双眉一扬，手中的木刻面具也扔掉。

看得分明。这沉稳的石彦生身手好极了。他脱颖而出，一道映日长虹，电光石火间，比对方先刺中惊窜的野鹿。鹿受伤、受惊，痛苦不堪地急跳。就在石彦生剑落未再起，霍达的剑也来了，他飞快地斩为两截，鹿张大嘴巴迅即死去。

先发者勇。后至者狠。

霍达见他真人露相，抱拳道：

“好身手！佩服。”

石彦生忙还礼：

“承让。”

“我俩虽各为其主，亦是大唐一家。石兄，何时得空，可否畅聚一宵？”

石彦生爽快地：

“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好剑。”

两骑驰近。

石彦生此时方才发觉,刚才那威武的舞者,原来是“她”。

她用目光迎接他,一点也不逃避。

红萼看中他了。

同日,李世民也看中他了。

2

来到秦王“天策府”赴约时，也是一个黑夜。出奇的静。

他被迎入。经过长廊，到了一个厢房。

门未敞开，先闻茶香。

霍达盘膝而坐，面对一个棋局。

侍女正在煎茶，用水在一沸末二沸始。水如鱼目、连珠，声微响。炭火令室暖而昏晕。霍达紧锁的眉目因石彦生的到来而略舒。他忙起而迎客。一壁笑道：

“石兄果然守信，来来来，备了好茶款客。”

侍女奉茶，只见银绿隐翠，茸毛如雪花飞舞。石彦生呷一口，香气袭人，鲜醇甘美。他道：“是洞庭珍品，碧螺春。”

“想不到是会家子！”霍达大喜。

“家母对煎茶之道才有研究呢。”

霍达望向棋局：

“我俩下一盘棋如何？”

侍女退下。门随即被严严实实关好。侍卫无声地驻守。神秘而木然。

石彦生有点奇怪。他戒备地望向霍达。

“石兄，我有一奇诡残局，想向你请教。”

棋之所以为棋，虽只黑白二字，却以围剿及杀戮而成局，“必斗”、“争雄”为目的：即是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地盘，减少对手的地盘。

石彦生一瞄，沉思：

“观此局，应先封锁，再切断。当然，切断并不一定能吃掉这几个棋子，但它亦因此二部分变弱，从而有利吃棋。”

石彦生走了一子。

霍达跟进。忽地道：

“石兄，你不发觉此乃天下大势么？”

石彦生一愕。

霍达示意少安。胸有成竹地在棋局上分析形势：“你看，白子便是世民，黑子代表建成和元吉。而我俩，不过观棋者。”

他先放白子：

“秦王世民，平乱建国，功劳有目共睹，乃人心所向。”

再拈黑子。

“太子建成，并无作为，且有淫乱后宫秽闻。”

黑子放下。

“齐王元吉与他，二人早有诛杀秦王之意。”他望向石彦生，“关于在酒中下毒的传闻，想你亦有所知吧？还有，太子利用服药后难驯之烈马，企图把秦王摔死；又以迎战东突厥为名，齐王竟要求把秦王心腹精锐收归己有……”

白子被重重围困，步步进逼，已到背城借一局
面。

在空寂的厢房，霍达越说越激昂有力：

“如今兄弟结怨日深，一旦大难爆发，岂止血流满地？甚或颠覆国家，祸及万民。生死存亡，不容耽误，应当机立断！”

石彦生抬头望定霍达。

宫中斗争，他不可能不知悉。身在太子麾下，尽忠职守为己任，他双眉一皱。

霍达的说服力更强了。他慎重地一字一顿：

“秦王世民，将于明六月四日，在玄武门，设下伏兵。他志在逼太子让位。这是唯一生路。”

石彦生一听此言，怔住。

“兵变？”

“对！秦王只想收拾大局，不想流血。”

对方把如此重大的机密告诉他，一定是推心置腹，全盘信任吧。石彦生又想，但，知悉了大计，他又怎可能置身事外？

霍达鼓其如簧之舌，向这心摇意动的，自己惺惺相惜的虎将道破切身问题了：

“石兄，你知道你所追随的太子是怎么样的人材吗？——他可懂用人？”

稍顿，又问：

“你又知道秦王是怎么样的人材吗？”

观石彦生容色，他道：

“所谓‘良禽择木而栖’，丈夫以大局为重——”

见石彦生沉默三思，他非常体己地：

“秦王是明主，我俩助他一臂之力，里应外合，他定知才善任，异日你我成就必不止于此。”

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石彦生亦知箭已在弦上，终下定决心：

“大势如此，石某便知进退。”

“好！我俩情同知己，一言为定！”

霍达举杯，以好茶代酒，对饮而尽。

窗外见金星划破长空，天象奇异。石霍二人，但觉全属天意。

陡地，传来一阵喧嚣人声。

一面铜镜，已破窗而飞入，把棋局捣乱了。黑白子四散。

铜镜未落地，石彦生与霍达双剑一劈，镜裂为三，堕于厢房外。

是大于手掌的圆镜子。背有绮丽纹饰，雀绕花枝，中央有弓形钮，系了红带。

二人矫捷地破门飞身。迎面几与一女子互撞。面面相觑，听得侍卫拦阻不及：

“公主，你不能——”

红萼硬闯而至。

她已改穿轻薄透明纱罗，外披水红披风，袒了领子，里面不穿内衣，装束十分随意，似是浴后光景。一个堕马髻，还有几绺游离的发丝散乱着。绕成三圈以金银丝编成环套之“跳脱”在腕间晃动。

霍达一怔：

“原来是红萼公主。”

“我一听他来了，”红萼骄纵道：“便赶至观棋。”

她大胆地望着石彦生：

“还想与石将军见个高下。”

石彦生不解风情，有点僵拙，视线下望，只见红萼一双赤足。他道：

“不巧与霍兄刚平一局。红萼公主，后会有期吧。”

因有要务在身，欲一揖而去。

红萼伸手一拦：

“还我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她拾起破镜，横蛮地：

“砸了？哦，这是扬州贡镜，看你用什么来赔？”

石彦生不知所措。他决计赔不起的。

“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扬州总管府造”，镜背的铭文是“照日花开，临池月满，龙盘丽匣，凤舞新台”。真的赔不起。

他即时把佩剑双手呈上，递予红萼。

“石某身无长物，就赔你这个吧。”

红萼瞅着他。这个沙场壮士，一窍不通，二话不说，用他最贵重的东西赔给她。她慧黠一笑：

“哈哈！将军没了剑，还是将军吗？”

带着暗喜：

“算了——”

石彦生也不多言，抱剑致意。又向霍达：

“告辞了。”

他转身走了。她目送背影，直至他整个人也看不见。

露寒霜重，此时方觉脚趾有点冷。

3

石彦生一夜都睡不好。

他在房中踱着步，时而把佩剑抽出。“夸父追日”，菱形花纹的剑身，长三尺，重三斤十二两，乃祖上之宝。想那夸父，是远古时代一个勇士，他直奔千里，追求光明，企图捉住太阳，好使大地不再黑暗。他的意志促使日复日，年复年，直至倦倒……

他的剑，重、急、勇，追风逐日。

“早晚之间，灾难斗争也得出现。不过先行发动，以正义之军武力平息……”

正想着，望向天空，是一个美妙苍茫的时刻，深邃微白，曙光险露，大地未醒。——相信这当儿，几个关键人物，也是一夜不寐地等待着重要的一刻吧。

石彦生的娘已起来，念诵早课毕，张罗了餐点。

“彦生，何以今日心神不定？是工作不如意么？”

“不，只是夜里练剑睡不足。”

“军人杀敌为国，原是天职。只要正直、平安，娘便放心。”

她是军人的妻子，也是军人的娘亲，深明大义。但晚年信佛，因“战场上刀枪无情，必有伤亡。杀敌为公，然谁无父母，所以为死去的人念经。”

娘带点疑惑：